



雅洛斯拉夫·斯勉略可夫著 伏勞佳譯

礦夫之燈

大連新華書店印行

4226

燈 之 夫 礦

雅洛斯拉夫·斯勉略可夫著

伏 勞 佳譯

大連新華書店印行

一、 金 色 的 火 光

午夜的天空
閃耀着星星。
村蘇維埃中
坐着值班人。

像流動的琥珀——

電燈的光亮。

打開的日曆

釘牢在牆上。

值班人把池

撕下一張——

大地和礦山上

昇起了太陽……

……大地和礦山上

昇起了太陽。

米哈依爾·庫士聶超夫

走向工場。

他的衣襟上

佩着共青團的徽章，

一盞礦夫用的燈

提在他粗壯的手上。

這盞永明燈

是玻璃和金屬做成——

父親臨終時

把他傳給兒子。

他訓誡兒子
要帶着這盞燈
踏着崎嶇的道路
直到共產主義的山頂。

要活着，要達到
共產主義的高峯，
並在地上面照耀
燐火之燈。

青年帶着
父親的遺物——
這盞親愛的小燈
向五年計劃前進。

而海外各國
銅鼓咚咚敲，
麥克風哇哇叫，
正操練着士兵。

不兵燹天的仇敵
從所有的城鎮

集合起來
向勞動人民進軍：

「把這燈摔爛，
把這火炮滅，
把這些礦夫的兒子
絞死在監獄裡。」

但是礦夫的生命
好像神話中的寶貝，
有兩隊守護，
有空軍保衛。

十六個共和國
都關懷他們，
彷彿十六個姊妹
關心自己的小兄弟。

而，在白霧茫茫的
海外，他還有一一
對付幾十個仇敵——
幾百萬個戰友。

巴黎的勞動者，
馬德里的地下工作者，
睜着這盞燈的火光，
懷着莫大的喜愛。

印度尼西亞的苦力，
意大利的礦工，
和不列顛的挖煤夫，
都來保護他的光輝。

米哈依爾·庫士菲超夫
站在高山頂上，
回憶着我們的父親
匆匆把燈兒點亮。

安全的玻璃罩下，
閃耀着金色的火光：
招展吧，紅色的小旗——
共青团員的徽章！

二、父輩們和祖父們

旱災烙磨着
貧瘠的莊田，
尼卡諾·庫士燕超夫
把兒子們叫來面前：

「各人碰各人的運氣去吧，

親愛的孩子們，
朝三個方向，
投奔三個地方。

咱們老倆口，
將三年不睡：
白天黑夜
等你們回來……

秋季的天空
烏雲飄，
三兄弟找幸福
各自上了道。

老大邁步就走，
穿過光禿禿的白楊，
夜間揹個背囊，
宿在客店的木板。

老二心裡思量：
「生活的道路長又長，——
我權且投奔磨房，
賣賣工夫再講。」

老三一路走來——
一路把反叛的歌謠唱，
他要找幸福，
一走走到了煤礦。

拖着沉重的脚步，
逝去了不少時光，
老大回到了
親愛的故鄉。

他帶回家裡
三件好玩意：
一隻空空的背囊
搭在個瘦的背上。

一件粗麻紗的砂子
披在瘦骨嶙嶙的肩膀，
還有一股兇惡的怨恨
在饑餓的眼睛裡隱藏。

老大歸來之後，
老二也走進了客堂。

磨坊老闆把他
折磨得不像人樣。

他已不能耕田，
也不能收割莊稼，
傷了力，喘著氣
躺在床上。

在破爛的屋簷下，
一家人都很憂傷，
老尼卡諾默默不語，
兩個兒子也一聲不響。

而小兒子
這時被憲兵抓進
一輛三四馬的馬車
解往彼得堡的法庭。

三、機 器

計算器滴滴答答，
鋼筆尖悉悉索索，
在機器的生日，
在設計處。

一群疲倦了的

設計員，
彎身在他們的搖盤——
製圖板上。

女打字員忘了休息，
也不瞌睡。
部長室中
電話叮鈴鈴催。

職場中
從早上到早上，
工友們給機器
穿上鐵衣裳。

技師裝配着，
鐵匠錘打着，
就這樣造成了
牠完整的模樣。

當早霞照耀的晨光，
在礦山的場院上，
工程師們集合在
新的機器之旁。

老礦工們
吸着自種的旱煙，
瞅着機器，
默默地端詳

兵青團員們
圍着牠，
議論牠，
彷彿幸福落在自己身上

我們礦山裡，
從沒有過這樣的機器：
有鋼的牙齒，
在鋼的挖掘機裡。

牠幹起活來怎麼樣？
挖下煤，又將煤搬場，
你的滾，你的鋤，
可比得上？

該收拾起鋤和滾，
滾牠們的蛋吧，

從地底下的鑛坑，
到博物館的架子上。

白髮斑斑的管理員
已給牠們騰出地方，
在寡婦的紡車
和窮棒子的木犁的中央。

而礦工代表會
把這架人民的機器，
交給你，
米哈依爾·庫士聶超夫的手上。

四、在青年團宿舍中

在我國各宿舍裡
直到早晨以前，
稀奇古怪的幻夢
來到床鋪之間。

★ ★ ★

空軍俱樂部的人員

整月的夢見
在濃粧艷抹的大地！
昇起了火箭！

他穿着空軍服，
留神着電示盤，
在黑暗的天際
火箭無聲地飛竄。

飛呀，飛呀，
加速度高飛，
在群星之中
駕駛祖國的星機！

車爾柯夫斯基老漢，
他什麼也記不清，
向那些疾飛的小點，
揮舞着白手巾。

★ ★ ★

而睡在窗戶邊的
那個小夥子，
夢見了遠處在開火，
夢見了戰爭。